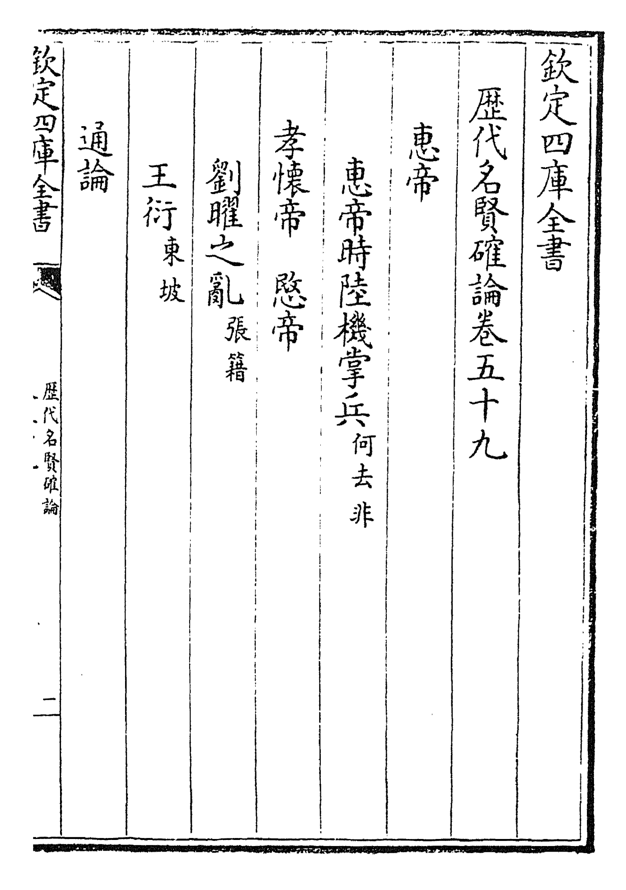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九

惠帝

惠帝時陸機掌兵 何去非

孝懷帝 愍帝

劉曜之亂 張籍

王衍 東坡

通論

西晉人君　温公

晉室之禍　何去非

晉祖尚浮虛　張說

惠帝時陸機掌兵

何去非陸機論曰掃境内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疎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為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

於君而為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於吳王闔閭田穰苴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

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慍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强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於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

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悖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

之詻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為術之微非特主乎徇衆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勲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為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羇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於衆司馬頴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為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讎之府一朝身先羣士都督其軍而衆數

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屬我者之事乃方欣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為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曽不知夫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勝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歸禍於三代之將豈不

繆歟或曰機雖將世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嘗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劉曜之亂

張籍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昇明堂晉

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曠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王衍

東坡論衍降石勒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劒大罵而死乃知夷

甫之死非獨懟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西晉人君

温公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夫曹爽宴安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吞吳纘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寶委之中衢

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閫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劉石姚苻慕容爭承其弊割裂中原虀醢生民積骸如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晉室之禍

何去非晉論曰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而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

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觀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視晉以所取漢之迹晉襲魏以所取漢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啓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之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為無名蓋有類夫王莽

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為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為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

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韜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摧王淩

而内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絶之大勲若魏之於漢也葢其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偃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為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内叛戎夷外攻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歎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

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内相屠
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戎羯乘之關右秦川帝王
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種落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
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
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

晉祖尚浮虚

張説論晉風曰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
老室之户牖孔門之棖闑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

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詰真宗不逾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見邪斯故反照耳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繄莊生亦未始盡言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至六十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實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舉人臣徐元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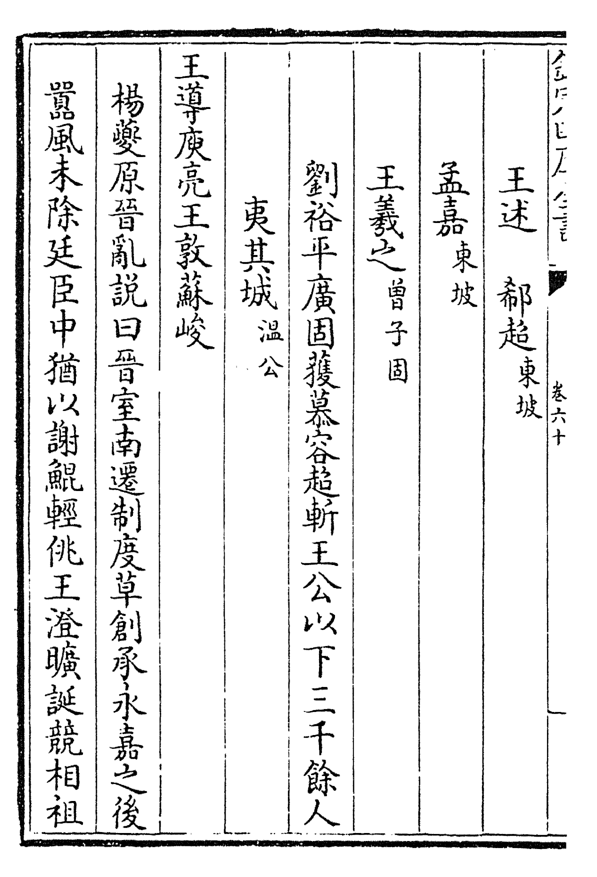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 楊夔 子由 東坡 温公 少游

石崇厠婢 東坡

沈勁 温公

祖逖 子由

陶侃母 舒元輿



王述　郗超東坡

孟嘉東坡

王羲之曽子固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人

東其城温公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

楊彛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

嚚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

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兹浮偽致此隳敗而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

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子由王導論曰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寛厚有容衆人安之然生於澄衍之間不能去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

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恊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内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邪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

邪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寛惠得衆公問晏嬰求其所以救之嬰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

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葢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若腹心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刼之以鍼砭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賢臣良醫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治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臣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東坡論庾亮召蘇峻曰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

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往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為名峻固失計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鼂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能速馳行入梁

楚之郊故漢不敗吾甞謂錯能容忍七國待事會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獨名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真妄庸人也

温公論蘇峻平王導加卞敦寵禄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粮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禄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少游論王導殺周顗曰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導周顗

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嘗求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與導之不合顗遂見誅後見其表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之又伏甲而攻之僅以

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之志也不然則其反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者常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

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毋
坐趙事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争輙椎
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
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
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
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
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
殺顗之事有似盾而已

石崇厠婢

東坡曰王敦至崇家如厠脱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厠中是殆無知耶

沈勁

温公曰沈勁可謂能為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兇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祖逖

子由論曰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强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强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劉石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帝自謂

富强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

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温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又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温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淵聰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

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沈溺之志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黄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强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墓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

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遂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强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遂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陶侃母

舒元輿陶母墳版文曰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

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云

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云

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繆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無有嚮者之繆以偏教而無嚮者之繆或鮮矣云

云

王述　郗超

東坡論王述謂子爲癡曰王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即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温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温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曽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

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又論郗超小人之孝曰郗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

臣矣當與石碏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又論王郗父子優劣曰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父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温

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嘉實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
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竟癡邪乃
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
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孟嘉

東坡論孟嘉非無用曰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
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

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如孟嘉也

王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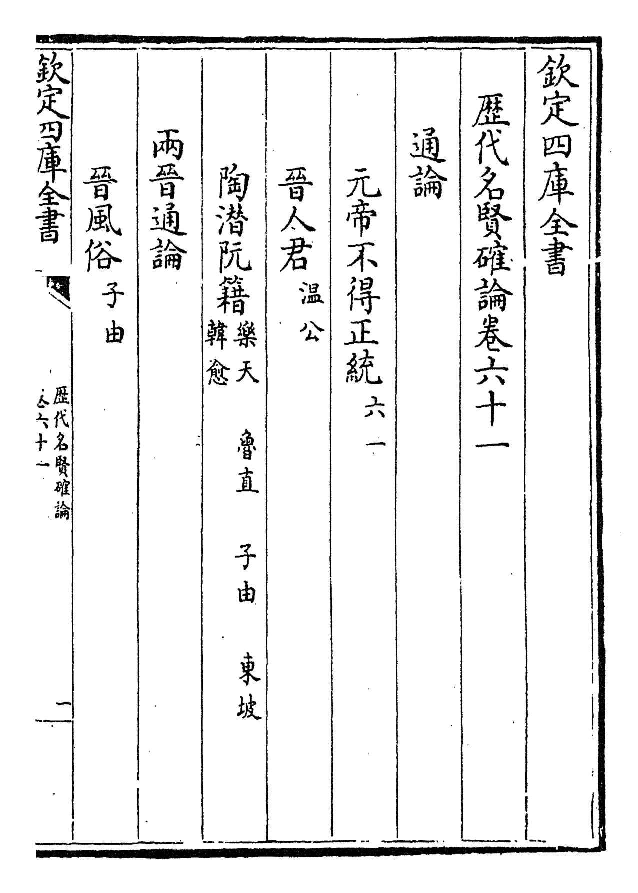
曾子固右軍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窅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娱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

之之書晩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道德者邪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人夷其城温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干戈横鶩塗炭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

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盛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一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

晉人君 温公

陶潛阮籍 樂天 魯直 子由 東坡 韓愈

兩晉通論

晉風俗 子由

晉室之敗 東坡

愍懷之亂 何去非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東晉論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令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

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

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統耳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絶矣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

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耳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晉人君

温公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劉石慕容之輩彌漫河

洛𤼵據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粮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絶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内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者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羣賢既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陶潛阮籍

樂天訪陶公舊宅詩曰垢塵不汚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云云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

然

魯直彭澤思陶元亮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㝠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閲江浪空餘詩句工落筆九江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

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盎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

又書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愷

悌慈祥雖戲謔可觀也俗人後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由和淵明詩集序曰吾於詩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所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云云　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仇池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仇池之仕

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曽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葢亦未足以論士也云云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韓愈論阮籍陶潛曰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哉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晉風俗

子由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内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

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汩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睦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

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

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説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於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

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
以施之於世者内則諂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
廢端良聚茍合杜忠信之門闢邪説之路而皆以詩
書文飾其僞要之與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
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晉室之敗
東坡晉論曰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
安居而能動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遜不失其

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

鬭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者昔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遜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常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

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

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於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愍懷之亂

何去非晉論曰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

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典午東遷之禍其起非一朝之日也採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葢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

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之也先王之制九畿也要荒最遠雖曰四塞世告至未嘗不欲驅攘而擯外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悉化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自内徙而親之其爭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

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内爭始納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漠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之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匈奴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悦其來而不之郤

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異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葬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氐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

處飲食皆趨華美而其桀暴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間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

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内附或樂用其力唯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猒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採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唯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内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乎發

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一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二

前趙

劉淵聰曜 温公

後趙

石勒虎 温公

前燕

慕容廆雋暐恪評 温公

後燕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温公

前秦

苻堅苻洪王猛　温公

淮淝之戰　何去非　子由

苻堅禮慕容垂不殺　温公

苻堅以慕容評為給事　温公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温公

後秦

姚弋仲襄萇興泓　温公

劉淵聰曜

温公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蠭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戮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

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一時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石勒虎

温公論曰石勒以淵聰殘隷崛起皁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斲喪晉室東擒茍晞北取王浚西逐

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羌氐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濵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廆儁暐恪評

温公論曰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賛國政遠奉王命以視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强趙為敵矣及石氏内亂儁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鋭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

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暐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為政妬宗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鄰敵君闇臣鄙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温公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

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逃遁朞年之間覆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於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厭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

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趙以齊役之故輕犯强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苻堅苻洪王猛

温公論曰石氏之强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

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温遂為强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恵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强燕舉河西平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兹奄有天下十分之六劉石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臨晉先為之除宫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繫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

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强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又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此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吴

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以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淮淝之戰

何去非曰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興者三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

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德行之凉薄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雠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馬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强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吴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禄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禄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

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

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衺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竒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

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蹦踐惡在其為百萬之率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遊卒營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

還矣嗟夫堅之於羣雄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顆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

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敵而士不自

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率茍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苻堅也哉　又論淮淝之戰慕容垂叛曰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為呉越楚之强僭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為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呉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

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自非中州
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
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
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强而臨淮
淝一戰而潰唯其後世孱昏驕虐上下携叛而中州
之主為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
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於五至而
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

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晉無亡形堅又薄德夫豈遂能并集天下於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於歸晉而苻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為愧而鋭於東南之并違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冠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於西陲獲王猛

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咈衆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賛其起堅甚悦而不疑以為獨與已合遂空國大舉而僨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

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勲新得袁術之衆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勲曰

上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
無不克也勲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鋭襲拔廬江而
盡降劉勲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
於既亡也夫與人為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
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
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
所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
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察也可得而忽哉

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略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子由亦論曰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桓管仲不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慕容姚氏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也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而姚萇叛

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略而懐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内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劉石之儔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垂姚萇及二姓之子弟録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

中外此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則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商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商改封微

子於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商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兹商士由是觀之文王之用商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於其腹心而貪得慕勝不顧其後宜斃於甚垂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

垂長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苻堅禮慕容垂不殺

温公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越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而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

殺之是恥燕為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苻堅以慕容評為給事

溫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

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温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徼倖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姚弋仲襄萇興泓

温公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艾豈非忠信之致然邪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士卒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

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内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三

宋武帝

武帝之志 子由 何去非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 子西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魯直

文帝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温公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

禮 温公

劉凝之 東坡

明帝

明帝殺王彧 東坡

順帝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

通論

宋代晉 張謂

宋之人君 温公

子由曰東漢之衰曹公始践伯者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吕

武帝之志

布劉表遂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

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葢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淩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

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志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脣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戎曹公河朔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

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
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
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
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
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
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
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

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知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故子曰志有所在而不暇它慮焉

何去非論曰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

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為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為失應古之智者於機未嘗妄赴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

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葢七年而民求奮於吳其臣僚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為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

宗祀而羣雄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符堅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符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饉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

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寇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求既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寳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燕於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拔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强

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褓之兒引兵遽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葢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

問此宋武以志甲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為當捐而趙魏為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葢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令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令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

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諸部
遂為不討之雠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
事者惡夫志畢而失機宋武兼之矣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讀靈運詩曰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
廷來窮即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
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
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攄心素往往即

事中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

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

二子有意於俗人賛毁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

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

書之矣惠公既入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

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

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

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
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
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
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
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
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
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内外之賂國
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

呂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亦不與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内秉朝政晦出鎮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

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文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為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其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

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

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而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溫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倖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溫公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

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遠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祖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劉凝之

東坡曰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屐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

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明帝殺王彧

東坡曰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碎於踐踏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

能獨死請予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景文名彧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曰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閲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

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顒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彦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

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仰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今汚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

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葢可見矣

宋代晉

張謂曰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歷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尚屯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王周公所以復嗣

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强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韋率何劉同為翊戴揩攜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威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寛仁晉緒成

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寳禮義得之者難絶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足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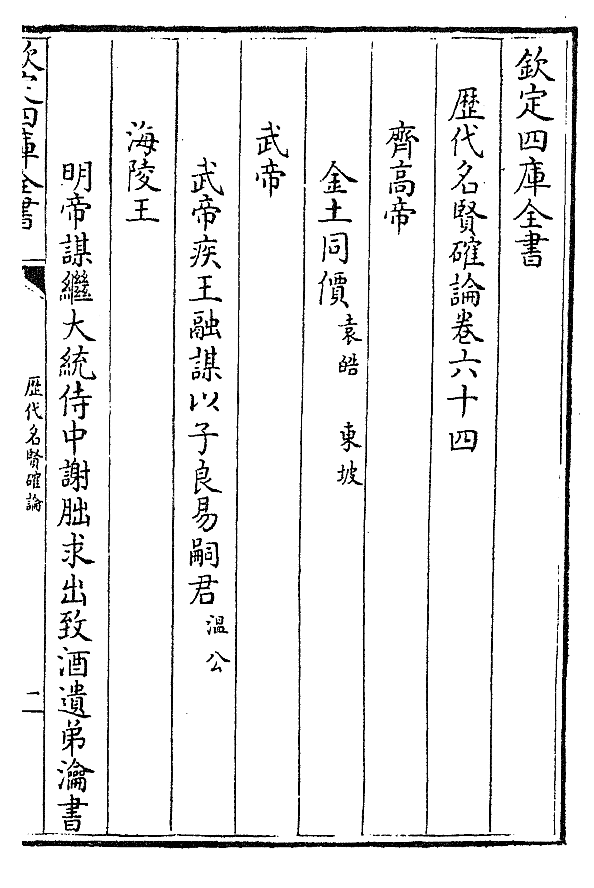
宋之人君

温公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强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寳之首奉迎乘輿

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鋭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拓拔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敵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於禍

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之有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三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四

齊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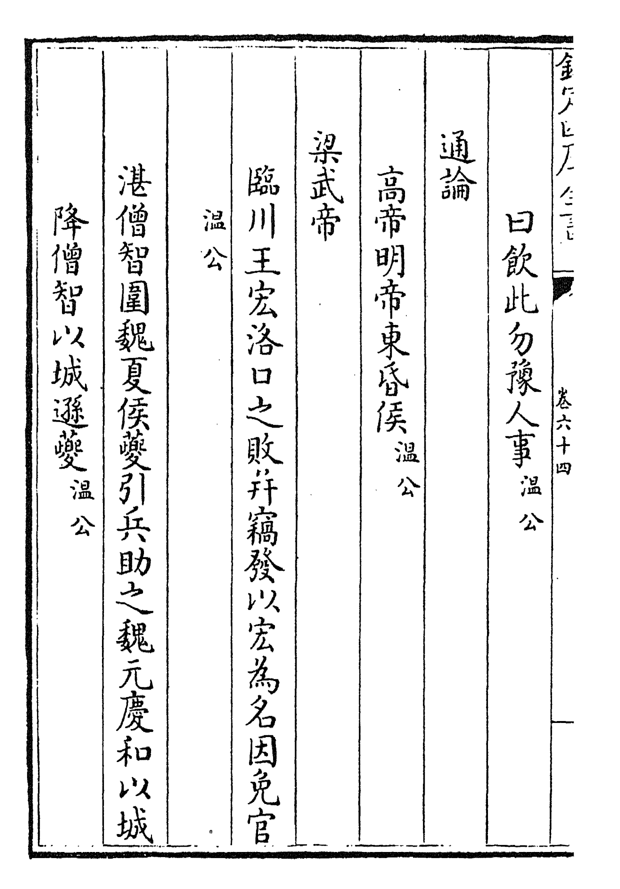
金土同價 袁皓 東坡

武帝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温公

海陵王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致酒遺弟瀹書



曰飲此勿豫人事 温公

通論

高帝明帝東昏侯 温公

梁武帝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幷竊發以宏為名因免官 温公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城降僧智以城遜夔 温公

武帝好佛 李德裕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 温公

昭明太子葬其貴嬪求吉地被厭禱之譖 温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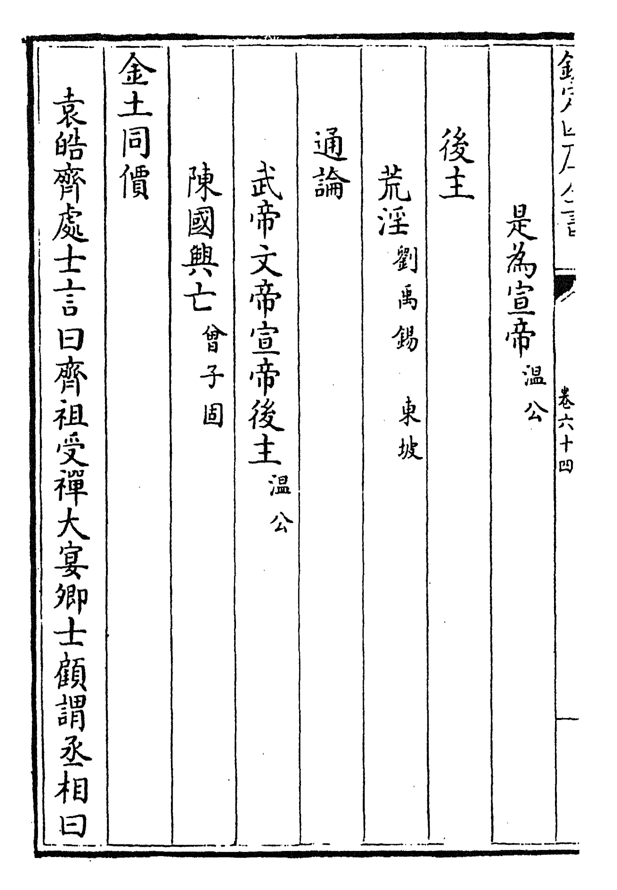
通論

武帝元帝 温公

陳文帝

帝疾篤語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頊奐等諫

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頊廢伯宗而入篡



是為宣帝　温公

後主

荒淫　劉禹錫　東坡

通論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温公

陳國興亡　曾子固

金土同價

袁皓齊處士言曰齊祖受禪大宴卿士顔謂丞相曰

予不肖幸有天下乃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十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内外諠懽快喜相傳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戾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全而國殷土有林木民得而取土有醎滷民得

而煑土有禾黍民得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何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盡而郡盡邑剋而吏嗇吾視宋人之貧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

土於黄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往

東坡曰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不可使貴如金也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温公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清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致酒遺弟瀹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温公曰衣人之衣者懐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禄危不豫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高帝明帝東昏侯

温公南齊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全德而殺

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并竊發以宏為名因免官

温公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遷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城降僧智以城遜夔

温公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

授一朝新至之將知人之賢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武帝好佛
李德裕曰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為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不戒哉是以

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武帝元帝

温公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覲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寛厚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倿臣之謀貪

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没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悦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强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夗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帝疾篤語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頊奐等諫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頊廢伯宗而入篡是為宣帝

溫公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茍以世祖之言為不誠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絶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恩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

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託以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荒淫

劉禹錫臺城詩曰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東坡論陳隋好樂而亡曰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舞

二技自文襄以來好之河清以後尤甚後主惟賞遏方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好無倦倚絃而歌别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窮窕極於哀思挾侍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餘見隋煬帝門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温公曰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隙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當强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内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陳國興亡

曾子固陳書序曰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

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十四